■責任編輯：張旭婕 2014年12月16日(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WEN WEI PO
傳真：2873 2453 電郵：feature@wenweipo.com本版逢周二、三刊出

歷史與空間

寺院與書院

■王兆貴

你若留意便會發現，在我國古代傳奇故事、話本小說中，經常會有書生借住寺院讀書的描述。如《西廂記》裡的張生、《紅樓夢》裡的賈雨村、《儒林外史》裡的牛布衣等。翻開《聊齋誌異》，其中借讀寺廟的書生就更多了。如《綠衣女》裡的於璟、《聶小倩》裡的寧采臣、《魯公女》裡的張於旦等。

《綠衣女》中那個益都書生于璟，寄讀的寶刹叫醴泉寺，就在蒲松齡的家鄉山東淄州。巧的是，宋代政治家、文學家范仲淹年輕時也曾借讀於此。可見，蒲松齡的聊齋並非純屬虛構，或多或少總有生活背景。他筆下那個能記三生的汪可受，作秀才時讀書僧寺，萬曆八年有個進士也叫汪可受，且身世略同。文學作品中的人和事，大都是作者對客觀社會理性觀察後的感性投射。就是說，文學形象的魂魄在人間，即便漫溢着神氣、仙氣、鬼氣，總也脫不了人氣。在我國文化教育的歷史進程中，特別是唐宋及其以後若干年裡，有許多知名人士，如唐代的狄仁傑、段文昌，南朝的劉勰、北宋的范仲淹、周敦頤，明代的張元忭、汪可受等，其早期自學生涯都曾在寺院度過。據歷史學家嚴耕望先生統計，唐代僅「以取功名為職志」、寓居山林寺院習業的士人當在200人以上。嚴先生認為，「讀書山林寺院，論學會友，蔚為風尚，及學成乃出應試以求聞達，而宰相大臣、朝野名師亦多出其中」。亦如南懷瑾先生所言：「唐宋時代，許多出身貧寒的讀書人，大都是寄居僧寺讀書，例如鄴侯李泌等輩，為數確也不少。」那麼，這些文人士子為何要選擇寺院讀書呢？這當然與他們的生存狀態有關，同時也與寺院的順俗化傾向有關。

寺院源於印度，漢代傳入中國，北魏開始興盛，南北朝時蔚成風氣。杜牧詩云：「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到得唐代，寺院數量驟增，據《唐會要》、《唐六典》、《舊唐書》等古籍記載，唐玄宗時，全國有寺院5338所。寺院建制和規模更為恢宏，開放、順俗的傾向更為明顯，在弘法利生、刻經藏書等主要功能之外，還兼有藝術鑒賞、題詠寄情、觀光遊樂、廟會慶典、民俗展演等世俗功能。這樣一來，寺院就不只是弘揚佛法的梵宮寶殿，同時也是士庶畢至、少長咸集的社會文化活動場所，從而拓展為集多功能於一宇的宗教文化殿堂。

有規模的寺院，不僅佔盡山林勝境，擁有大量田產，而且建築美輪美奐、壁畫生動綺麗、雕塑奇絕傳神、藏書豐富多彩、碑銘古樸典雅、楹聯文采飛動，若再有一二得道高僧住持其中，可以問經參禪、相與酬答，就更有吸引力了。踏入山門剃度受戒的僧人，不僅僅是為了解脫世俗煩纏，而是把出家修行看作追求內心寧靜的歷練，把念佛參禪看作探究生命超拔的靈智學問。至於那些得道高僧，不僅熟諳佛家經典，領悟禪宗玄妙，精通叢林智慧，而且於詩文雅趣上也頗有建樹，可以說是穿着袈裟、捻着佛珠的文人，甚至是詩書畫領域的高手。有資料顯示，南朝佛教興盛，當時的第一流學者多為僧徒，且兼通經史，工詩文，善書畫，貴族平民皆尊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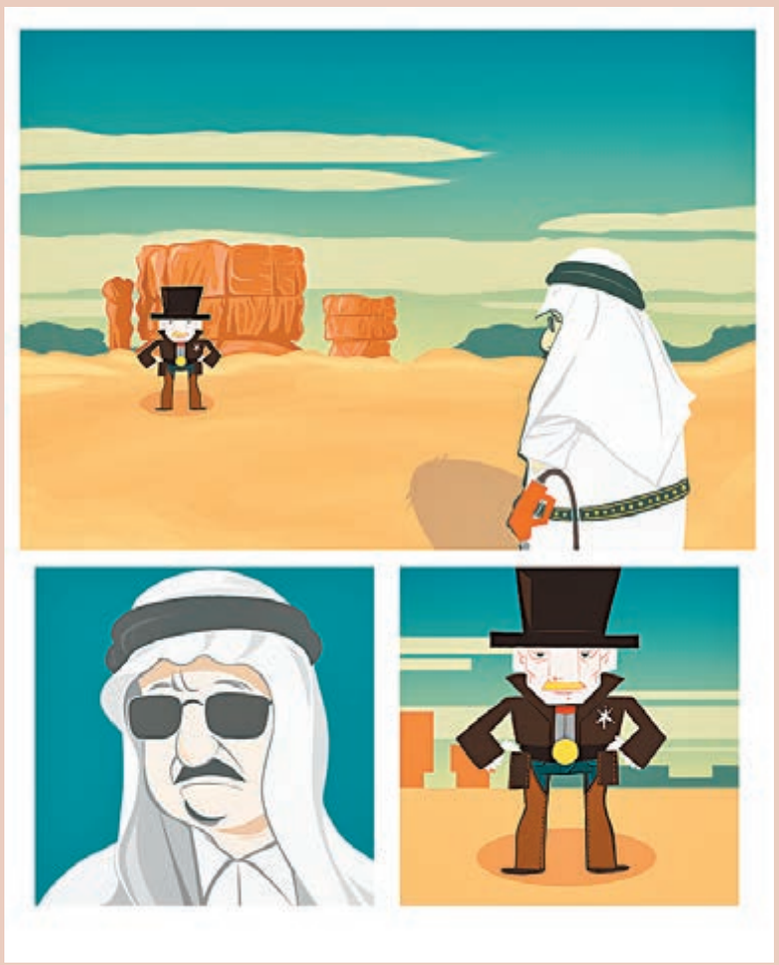
正因為如此，我國古代的文人士子對山林情有獨鍾，與寺院有着不解之緣。他們往來寺院，大多不是為了修行，而是出於文化方面的需要，或是遊覽觀瞻，或是聽經禮佛，或是喫茶品茗，或是詩文唱和，或是寄宿讀書。唐代以降，文人士子往來山林的風氣日盛，並多有寄宿、寓居寺院的經歷。王棟樑先生曾對《全唐詩》中寄宿寺院的題材進行過初步統計，僅含有「宿寺」、「宿僧房」字樣的詩作就有240餘首，涉及100多位詩人。宋之問、王維、王昌齡、孟浩然、李白、杜甫、韓愈、劉禹錫、元稹、白居易、杜牧等這些耳熟能詳的大詩人，都寫過「宿寺詩」。顏真卿曾云「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白居易自稱「山寺每遊多寄宿」，王建「喜歡得伴山僧宿」。由此可知，寓居寺院幾乎成為唐代文人的一種普遍習尚。

成名後的文人出入山林寺院，有的是旅途暫住，有的則是專程體驗。在寺院中題壁留詩，既是展露才華、抒懷明志的需要，也是以詩會友、交流心得的需要，一度成為古代文人的一大雅好。對於囊中羞澀的白衣秀士來說，借讀寺院則是他們的最佳選擇。特別是在開科取士的年代裡，讀書如同修行，為了求取誘人的「正果」，苦讀寒窗也就在所不惜了。科舉大門的洞開，使大批寒士有了與貴族相對平等的競爭機遇，有了改變命運的進身之階。但是，他們畢竟身居下層，有不少人甚至一貧如洗，既無緣修業官學，也無力延師教讀或從塾師讀，為求取功名計，總要有個習業之所。山林寺院的存在，恰恰為窮困書生提供了一個免費食宿、取讀藏書的好去處，既省卻了資費之憂，又能遠離塵囂，正好專心讀書。想當年，不知有多少貧寒之士，通過寺院這塊寶地走上科舉之路，進而成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朝野才俊。由是觀之，寺院對讀書人免費開放，實在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更重要的，寺院的這一教育功能，還為後來書院的發展提供了借鑒和模型。

寺院與書院，看起來風馬牛不相及，其實，它們之間大有淵源。嚴耕望先生曾詳細考證了終南山、華山、嵩山、中條山、太行山、泰山、廬山、衡山、羅浮山、九華山、慧山及長安、蜀中、淮南、浙東、浙西、會稽、敦煌等地的文教狀況，提出了「書院制度乃由士人讀書山林之風尚演進而來」的觀點。許倬雲先生認為，「唐朝儒生學者有借住寺院讀書的風氣，一則費用省，二則環境清靜。後來儒生自己組織書院，大率沿襲寺院傳統，書院的主講人稱為『山長』，即是山林本色。宋人書院甚至有沿用佛寺『方丈』的名詞者，更顯示佛教寺院的舊慣」。書院之名雖然早在唐代就有，但當時只是官方藏書、校書之所，其性質相當於皇家圖書館，不具備教育講學功能，宋代以後才開始成為相對獨立於官學之外的民間性學術研究和教育機構。而這一教研模式的興起，則是以寺院教育為模型的。比如書院的選址，同樣是在幽深清淨的山林之中。建成較早的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嵩陽書院等即是如此。再如教授方式，同樣是門戶開放基礎上的自由講學，使學生有機會聆聽來自不同學派大師的見解。朱熹擔任白鹿洞書院山長時，曾專門請來心學家陸九淵，以《論語》中的義利觀為講題，講得十分生動，許多學生都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叢林智慧講究自修、頓悟，書院教育同樣也注重學生的自學能力。北宋時已形成十餘所知名書院，最盛時不下二百餘所，在社會生活和文化教育方面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

畫中有話

■圖：張小板



圖解：OPEC對決美國，到底誰能成為贏家？

豆棚閒話

■徐子愚

做個正常人

網上看了點新聞，是關於前官員劉鐵男教子的故事。

劉鐵男年幼時家庭貧困，1971年在北京特鋼廠參加工作，1983年調到國家計委原材料局鋼鐵處，從此步入仕途。30年間，他步步高陞，最終做到一個部委的主要負責人。這樣的經歷，如果不是後來落馬了的話，其實是非常令人感到炫目的。

劉鐵男在公開庭審時痛哭流涕。他說，在鐵窗內的每一個早晨，看着升起來的太陽，他都要問自己：「這是哪裡？這是我嗎？」——對於這位前官員來說，其人生軌跡前後的落差實在太大了，不僅他自己接受不了，觀眾們也感到吃驚和好奇。

看了上述報道，我想到了劉鐵男的「教子經」。據說，在兒子上小學時，劉鐵男每次騎車帶他回奶奶家，都不走大路而是穿胡同抄近路。在路上，劉不禁浮想聯翩，他感慨地告訴兒子：「做人要學會走捷徑，要做人上人，這樣才能過得好，才能受人尊重。」

「要走捷徑，要做人上人」，這絕不是劉鐵男自己的肺腑之言。

在我們身邊，其實有很多人都是如此教育自己的孩子的。當然，也有很多人是在認認真真踐行這一人生信條的。

「要走捷徑」，就不會按照規則出牌，就沒有規則意識，自然也談不上遵紀守法。在人生的道路上，這種人或許容易陞官發財，或許容易「成功」。但是，站在教育的角度來講，教育孩子「走捷徑」的教育卻實實在在是一種失敗的教育。

人不能沒有私心，但不能利慾薰心。做父母的教育孩子一心鑽社會和法律的空子，對他人、對社會背信棄義，這是一種明智之舉，還是相反？

有很多人身居高位，後來因為不守規則倒下了。這種人生，算得上是一種成功嗎？

有很多人早年貪吃公家一口飯，後來得了腸胃病或者在飯店裡傳染了疾病。還有人因為大吃大喝患了心腦血管疾病，早早地「走」了。這樣的人生，算得上一種成功嗎？

換算一下，在我們身邊，因為貪腐倒下和因為「吃公家飯」丟掉健康的人，絕不在少數。這個群體，如果計算出來的話，其數字也是驚人的。由此看來，慷社會之慨和國家之慨，倒霉的幾率並不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要做人上人」，就是說，無論如何不能和別人肩膀平齊。這樣的孩子，在將來的社會上不會是一個好公民。臧克家說，「騎在人民頭上的，人民會把他摔垮。」——在今天，這詩句在很多人眼裡是多麼幼稚和無知。但是，如果大家沒有一種契約精神，都爭着要去做「人上人」，要騎在別人脖子上拉屎，我們的社會就會像地獄一樣可怕。

劉鐵男不是一個特例。我們討論他的時候，也並不意味着比他更有抗腐蝕、抗貪慾的能力。或許，我們中的一些人站在被告席上的時候，對人生和教育的理解也未必能比劉鐵男更深刻、更透徹。

教育孩子，應該做個普通人。至少，首先要做一個遵紀守法、按規則行事的人。

閒來無事的時候，不妨做做人生總結，教育教育自己：不做「人下人」，不做「人上人」，做個正常人。憑本事吃飯，憑良心做事，有幾分本事出幾分力，對得起自己對得起造物主，總行了吧？

亦有可聞

■青 絲

石 斛

現代人的飲食口味也是有潮流的，永遠充滿了未知性。某日到朋友家裡作客，見他正在泡茶，茶葉之外，還添了一些不知名的植物，色澤暗黃，捲曲成一團，大小如鈕扣，看上去就像一小段被絞緊在一起的燈草。友人說是近年頗為流行的藥用植物石斛，泡在茶裡一起喝，有清熱生津、明目滋潤的效果。又因其性味甘淡，有平衡調合功效，既可跟茶盞結盟，又能與湯煲定約，是煲製各種老火靚湯的清補食材，用途甚廣。

說來也巧，沒過幾天我去逛一處臨時市場，就看到有從外地來的小販賣石斛。看資料介紹，石斛是生長在山中的岩石縫隙及參天古樹上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市場上售賣的是經過炮製的石斛莖根。許是採擷不易的緣故，石斛在過去，人們對它多有不識。清代筆記載：「拔其根，以砂石栽之，或盛以籃，掛屋下，數澆以水，經年不死。」清代之人看中的不是石斛的藥性，而是它耐旱的極強生命力，有閒心的雅人，用籃子盛以砂土種植石斛的鬚根，吊放在屋簷下作為觀賞盆栽，偶爾澆灌一次水，石斛就能頑強地活下來。書中對石斛的藥用價值，只是一句「莖可入藥」簡單帶過。石斛成為當紅的養生食材，被視為上蒼賜予的天然禮物，也就是近幾年的事。

最先發掘出石斛的藥食性能的，是粵廚。早兩年曾流行一時的功夫湯，石斛就是主角之一。粵廚用花旗參、豬脹、石斛放在一起煨燉，將至出味，再轉盛到一個個小紫砂壺裡，隔水清燉。上桌時，每人一壺，自斟自飲，把湯倒在小杯子裡，就像喝功夫茶一樣慢慢品呷。這種功夫湯的主食材除了豬脹，還有乳鴿、雞、水魚等多種形式的組合，添入石斛的目的，都是平衡調和，滋陰清熱，補氣益胃，達到養生的完美狀態。

另外在秋冬季節，天氣乾燥，用番鴨煲湯也是順應自然的飲食體驗。番鴨的肉質細嫩，加上山藥、枸杞、黃芪、黨參、桂圓等傳統溫性食材一起煨燉，湯水香濃可口，卻略失之清潤。添入石斛，不僅能更好地激發鴨肉的鮮甜，且能調和性味，平衡抵銷，起到飲食與心理的雙重培補作用，令獲得食療撫慰的食客，能以一種平靜的心態去面對生活，於時光的蝕刻及塵世煙火的侵襲下，再度生機勃勃。

一些珍貴食材也需要石斛陪襯。如海參的肉質厚實，膠質感豐富，且須久煮才能軟爛入味，故最宜燉湯。配以石斛、瑤柱、玉竹等輔材一起燉，不僅湯水清潤好喝，石斛清淡而不奪味的特性，也能保證海參的原味不被破壞，使主體更為明顯突出。石斛就像是交響樂隊裡助奏的大提琴，既不游離於群體之外，又始終保持着自身的個性魅力，由此營造出更為廣袤闊大的多元格局。

■石斛 網上圖片

來鴻

■姜燕 姜宏頂

張學良與鳳凰山養魚池・大石龜

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張學良將軍被蔣介石軟禁在湘西沅陵鳳凰山期間，將軍除了給沅陵人民留下了最寶貴的、充分顯示其堅定樂觀和大無畏愛國主義情懷的「萬里碧空孤影遠，故人行程路漫漫；少年漸漸鬢髮老，惟有春風今又還」的詩詞和對日「雪仇」的壁刻之外，還給沅陵人民留下了防空洞、碉堡、高射炮台以及觀江樓、網球場、石板路、半山亭、鳳凰泉、養魚池、大石龜，還有天橋和釣魚台。今天筆者介紹的是張學良與鳳凰山的養魚池・大石龜。

前不久的一天，我們懷着崇敬心情重遊湘西沅陵鳳凰山時，特地參觀了張學良將軍當年在鳳凰山修建的養魚池和他下令鑿建的大石龜。當我們來到這座呈方圓形的養魚池畔，只見外間四周已圍上呈六角形的水泥欄杆，佔地面積約五十平方米。再憑欄向魚池內望去，只見一條身長兩米、身寬一米、頭頸六十公分、尾長五十五公分的巨大石龜橫臥在魚池的北面，像一架直升機降落在一尊巨石上。它昂頭向東，勁尾向西南掃擺；眼神炯炯，鱗甲線條分明；頭頸伸展有力，四腳用力向東爬行！真是使人看了，大有活靈活現、栩栩如生之感！環顧魚池四周，卻也是按照張學良將軍原來的擺布，仍然堆放着許多透空的假山。裡面放養了供人觀賞的金魚、龜鱉和其他魚類。

說起張學良將軍在鳳凰山闢魚池、鑿石龜的這段歷史，人們都記憶猶新：那正是一九三八年十月到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之間，那時，由他發動和促成的國共第二次合作，實現共同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形成，抗日烽火燃遍祖國大江南北。可是，張學良將軍卻被蔣介石軟禁在鳳凰山上，不能在沙場上抗日，身不由己！雖然他曾托前不久來鳳凰山看望他的老朋友、湖南省省主席張治中去信蔣介石：「希望恢復自由，為抗戰做點事情」的信，而未得到蔣介石的回信和許可！他只好自感遺憾地發出：「少年漸漸鬢髮老」的感嘆！那時，張學良將軍的心情是極為憂憤的！他為了填補內心的痛苦，給自己創造一個排憂解恨的環境，他下令所謂「保護」他的特務隊、憲兵連，用錢僱請周圍農民為他修建網球場、防空洞和養魚池。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時任沅陵縣縣長的王潛恒先生聞訊少帥心情憂悶，在鳳凰山去處不多，下江釣魚常雨濕坡滑、路途無處歇息時，王潛恒遂派縣建築方面的負責人在鳳凰山山頂靠沅水的絕壁之上為張學良修建了一座有樓上樓下兩層的觀江樓；在觀江樓與張學良舊居鳳凰古寺之間修建了一條途經養魚池上方長四十五米、寬一米五的天橋；在天橋的正當中還搭建了一座釣魚台。與此同時，王潛恒先生還增撥專款，為張學良將軍鋪建了一條寬一米五、長達兩華里的石板路，從鳳凰古寺門前逶迤直達沅水江畔。並在石板路的中間地帶旁修建了一座半山亭，供張學良將軍下江釣魚時休息。在這一段時間裡，張學良將軍除了經常和陪伴他的趙四小姐打網球、散步、臨樓遠眺和給老人、青少年講抗日道理外，他還經常下山到沅水江畔去釣魚。他釣魚是為了抑制憤怒，忘記傷痛，消遣時光，引以自娛！他把自己釣來和買來的大大小小的魚，都餵養在這座長三十五米、寬三十米、水深約二米左右的魚池裡。下雨天，張學良將軍坐在上面天橋的釣魚台上釣台下養魚池裡的魚，比在沅水江畔釣魚方便得多，魚兒也容易上鈎。趙四小姐也喜歡在這座釣魚台上垂釣，以減少下山勞動，於是便時時伴陪在側，則更是忙於服務。

■圖為張學良將軍養魚池和他下令鑿建的大石龜。姜宏頂 攝

「畫地為獄」的禁錮生活使張學良將軍領略無窮。他為了給魚池裡的魚兒創造一個良好的遊玩環境，使生活在鳳凰山養魚池裡的魚兒歡暢自由。於是，張學良下令在這座魚池裡鑿建了這條大石龜。與此同時，還在魚池裡堆放了一些假山假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張學良將軍離開鳳凰山，被憲兵轉押到貴州修文縣陽明洞以後，鳳凰山被日機轟炸，魚池、石龜亦被泥石覆蓋，成了種植和育林的場地。

為了紀念張學良將軍在促使成國共兩黨實現第二次合作所作的貢獻和保護風景名勝，湖南省人民政府把鳳凰山列入湘西「武陵源」進行重點開發。1994年8月和1997年10月先後被公布為省級風景名勝區和省級森林公園。沅陵縣人民政府把張學良將軍舊居鳳凰山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公布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並從一九八二年四月以來，先後撥出專款四十多萬元，對鳳凰山進行了全面維修，各種旅遊觀光設施陸續建成。維修和圍欄保護後的張學良將軍養魚池、大石龜，與鳳凰山其他名勝古蹟一樣，將會永遠加以妥善保護。